

JUKELADE
YOUHUO

2010年最具震撼力的都市轻喜剧

一边在诱惑着挣扎，
嬉笑怒骂在调侃中演绎人生。

寓言，一卷芸芸众生的生动
是一个坎；财富是一种责任，

9克拉的赌注究竟

JUKELADE 直视
YOUHUO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一卷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个坎；财

够博取怎样的人生？

一边在诱惑着挣扎，一边在清

醒中惶恐……

人生百态，酸甜苦辣在欲望中寻

找荒谬的缝隙。2010

最具震撼力的都市轻喜剧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一卷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

个坎；财富是—

9克拉的赌注究竟能够博取怎样的人生？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一卷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

个坎；财富是—

JUKELADE
YOUHUO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个坎

9克拉的赌注究竟能够博取怎样的人生？

一边在诱惑着挣扎，一边在清

醒中惶恐……

人生百态，酸甜苦辣在欲望中寻

找荒谬的缝隙。2010

最具震撼力的都市轻喜剧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一卷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

个坎；财富是—

9
克拉的



诱惑

最具震撼力的都市轻喜剧 直视人生悲哀

黑
◎著

JUKELADE
YOUHUO

9克拉的赌注究竟能够博取怎样的人生？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一卷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

个坎；财富是—

大众文华出版社

WUKELADE
YOUHUO

2010年最具震憾力的都市轻喜剧

都市轻喜剧

直视人生心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个坎

人生？一部足以让众生

最具震撼力的都市

一边在诱惑着挣扎，一边在消

在调侃中演绎人生百态、酸甜苦

究竟能够博取怎样

人生悲哀的真相、揭露

WUKELADE 我们总是一边在嘲

YOUHUO 谄笑怒骂在调侃生

哀的真相、拷问灵魂出

9克拉的赌注究竟能够博取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一卷芸芸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个坎；财富是—

9克拉的 诱惑

WUKELADE
YOUHUO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个坎
威力的都市轻喜剧

赌注究竟有

挣扎，一边在清

生百态，酸甜苦

观人生心

仍总是一边在诱惑着挣扎，一边在清

◎著

一部世俗世界的诙谐寓言。
财富是一道门，更是一

WUKELADE
YOUHUO

大众文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 克拉的诱惑/三盅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240-622-3

I . ①9… II . ①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5283 号

书 名 9 克拉的诱惑

著 者 三 殷

责任编辑 范 钧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9
克
拉
的
○
诱
惑

- 第1卷. 否极泰来 / 001
- 01. 裁员、失业（上） / 003
 - 02. 裁员、失业（中） / 008
 - 03. 裁员、失业（下） / 013
 - 04. 赌一把 / 018
 - 05. 鸽子小夜曲 / 024
 - 06. 审亲裁判团 / 029
 - 07. 见光未死 / 034
 - 08. 下注 / 040
 - 09. 失韧的弹簧 / 046
 - 10. 借酒失身 / 052
 - 11. 完美的分手 / 059
 - 12. 夜魅东极（上） / 064
 - 13. 夜魅东极（中） / 069
 - 14. 夜魅东极（下） / 075
 - 15. 雷公伴枕 / 082
 - 16. 老公，我要嫁给你 / 087
 - 17. 再赌一把 / 092
 - 18. 发财倒计时 / 097
 - 19. 地狱分九层 / 103
 - 20. 赏画之战 / 109
 - 21. 天降横财 / 115

目 录

9 克 拉 的 诱 惑

- 第2卷·蜕变 / 121
22. 审美近视 / 123
23. 寻宝奇思 / 129
24. 寻宝团（上） / 135
25. 寻宝团（下） / 141
26. 董卓戏貂蝉 / 147
27. 落空的美人计 / 152
28. 千里寻宝 / 157
29. 初战告负 / 162
30. 绝处逢生 / 168
31. 倒塌 / 175
32. 姐己的发簪 / 181
33. 空中交易 / 186
34. 我为卿狂 / 191
35. “鸽子蛋”的下落 / 198
36. 再寻“鸽子蛋” / 203
37. 11月4号广场 / 208
38. 定时炸“蛋” / 213
39. 末路狂奔 / 217
40. 归途 / 222
41. 苏醒 / 225
42. 再见，鸽子蛋 / 230

第1卷. 否极泰来

[提要]

双祸临门，他顷刻滑落人生谷底……

一次旅途中的邂逅，令他于旧爱新欢之间徘徊……

飞来横财，欲望在他灵魂里发酵……

01. 裁员、失业（上）

冯大川是个超级幸运儿！在上海这样一个竞争可谓惨烈的现代化大都市里，一个棚户区里长大的孩子，一夜间竟意外收获一笔超越任何彩票头奖的飞来横财，并从此步入富人圈，过上了从前想也不敢想的奢华生活，这讲出来有人信吗？说那是一笔飞来横财，并非故弄玄虚，那的确是从天上“飞”来的，且“横”到令人难以置信。那是一颗重达 9.53 克拉的裸钻，传说中的“鸽子蛋”！很少有人见过那么大一颗钻石。而更让人立即联想到《天方夜谭》的是，那颗巨无霸“鸽子蛋”居然真的是鸽子所生。而就在 3 周前，他——冯大川，还是个一文不名、失魂落魄的倒霉蛋。当他一眼发现那“鸽子蛋”时，做的第一件事是用榔头去猛敲，第二件事是用它去划玻璃，第三件事便是行色匆匆地去了趟药店，别误会，他可没病……

3 周前……

“冯大川。”邻桌小刘脚下一阵清风似的飘入了视野，鼻梁上的高度近视镜遮不住充盈滚滚的得意之光，瘦弱的身体愈发显得轻飘了许多，“到你了，范经理有请！”说这话时，小刘连带笨拙的肢体，做了个回身“请”的动作，手里捏着的本子，险些脱手甩出去。不用说，这个平日里刻板得像个小老头儿，从不擅长用手脚讲话的软件工程师，这回饭碗一定是保住了。记得他方才进人力资源部经理办公室的时候，双手捧着一本崭新的黑色笔记本，头脚重得像甲流病人，端本子的双手夸张地恭敬，像极了古时候的诸侯来朝敬贡，又似乎是专用来接鼻涕用的，看那十足病态的背影，想得见满面垂涕的尊容。

冯大川表情凝重，眉头挂着些不安的褶皱，本就不太宽敞的眉眼，被牵



得更紧更窄，显出一脸的纠结。听到召唤，他心如弹簧，可身子却慢吞吞从位置上立起来，双膝微曲顿在那里，仿佛被押赴刑场的死刑犯人，就要走那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通往范经理办公室的路仿佛有1公里长，可供冯大川从容整理出好几套面部表情样式，超然淡定型，老成持重型，轻松活泼型，英勇就义型……他最终选定了老成持重型，就好像早上出门前左挑右选才锁定在颈上的那条藏青色真丝提花领带，那不是他最喜欢的一条领带，却是最昂贵也是他认定最为庄重的一条，至少是适合今天用以聆听判决的。

走道是两边写字隔间谦让出来的，窄得两人迎面对走时总免不了行擦肩礼，若其中一人是从茶水间回来，必将手中滚水高举过顶，侧身以一万帧慢动作贴壁缓行，正应了那句“低头不见抬头见”，何止是见，还相互日日贴面行这般特殊的礼节。难怪公司上下、员工彼此，大是大非是从来没有的，面子上的小摩小擦，也一贯蜻蜓点水起不了多少涟漪，断没有事态扩大的险情。如此一巴掌空间里，各人早已练就了超常的克制与忍耐，如同《荷马史诗》奥德赛里风神送给俄底修斯的那条用来装逆风的口袋。在别家做忍一尺足矣，来此做事便非要能忍得一丈不可。表面举案齐眉，骨头里倒未必需要十分多情，该怨该恨该骂皆锁在心里，只可用意念咒人、以眼神打人，不可不晓分寸信口厥词，只道是不盼柔情蜜意，但求相安无事，否则何以直面这积年累月的擦肩大礼？

人都说小公司里往往可孕育大志向，但绝然不是说眼下这间注册资金不过500万，用至多容纳50人的职场来担负八十几人呼吸的公司……若在这间公司里能够做到中层以上，譬如“总监”一职，那便更是志向全无。每每进出那小得只摆得开一套桌椅橱柜的独立办公室，瞥见大厅里那鸦雀一片时，心中便可自慰不用挤那条羊肠过道，不用呼吸那污浊的空气，仿佛一刻间自己的斗室徒然放大而成海阔天空，尊贵感也一刻间跃升起来。可总监一职偏又向来不存晋升，清一色“空降兵”，皆是些擅长经营履历自抬身价的跳槽尖兵，实际能力不过尔尔。此类人尽管家常便饭似的跳来跳去，可但经此地，便如折了翅的鸟儿，无力跳，也再不想跳了。这倒是怪事一桩，仿佛这公司里总能找到长此留住他们的坚实理由，又好像俄底修斯途经食莲人王国，一船人被不相干的美味莲子诱惑得流连忘返、乐不思蜀……他们似乎全然忘却了下一站兴许还有更高的职别与待遇正向他们抛着妩媚的飞吻。所谓

美丽、优越及一切其它褒义，皆于比较之下产生，鸡头与凤尾说的原不是一回事，如若放到一处来比较，那些人以为还是鸡头体面些，作为大公司里曾经的凤尾，学会做事之后，便纷纷拥向稍小些的公司里来做人。

此间走道上空无一人，怕是谁都晓得这条走道今天不是通往欢乐的茶水间，而是审判庭。平日里那些活跃“水分子”，在这一天，2009年4月27日周一的上午，全部固化了，仿佛专为烘托审判的庄严与肃穆。

冯大川似双脚拖着镣铐，缓缓行进于两旁壁垒般的隔断之间，打眼通览，一块块液晶显示屏上再也不见了往日的五彩斑斓，一码色公司内网主页上做得像Word表格一般的公告栏。各间主机风扇里发出的低频轰鸣声，平日里只当做习以为常的背景声一向被耳膜过滤，此刻却浮出台面，游荡翻滚在整个开放式办公大厅的上空，似有重物压顶之感。同事们的表情似有商定般漠然，冷静得诡异，默契得可怖，所经之处，无一人拿正眼照他，只从睚眦溢出格外的关注，眼瞳失神地锁在屏幕里，魂灵全附在他一人身上。周遭潜于言表之下的紧张与焦躁不安都被沉重的机器噪音摁在了身下，狠狠地抑着。身后只听得见小刘归位整理台面时发出的轻松欢快的响动。

冯大川一路踏着同事们紧绷且脆得惊心的心弦，小心翼翼地叩开了走廊尽头范经理的门，进门时因手中空无一物，局促得直搓掌肉。

范经理是个30岁刚出头的女人，听说当初是被召来任HR总监的，好像确有老板的口头许诺，且有旁证。这旁证不是猪头或白纸黑字的协议，而是她的举荐人，一个姓王的前任人事部经理。怎奈王经理举荐范的目的恰是合同期内想跳槽，范来了他便能免责脱身。于是王经理一走，两人便身居不同的公司，平日疏于往来，几乎失去了联络，如今这旁证的效用，充其量只相当于关羽那80斤的青龙偃月刀确不敌李元霸800斤的铜锤，分别存在，却难以互证。范经理因此也就很难得到总监职位，倒并非老板出尔反尔，个中道理她自己心里明白得透彻，管八十几人公司的人事，设人力总监无异于给站岗放哨的士兵配个专职炊事员。

范经理的五官平淡，无突出美丽之处，然因其一贯的轻描简妆，平淡中亦无令人生厌之处，倒与她这间迷你办公室相得益彰，干练、紧凑、实用，常使人忽略她的年龄与性别，只关注她所司之职与她身上类型明确的职业气质。偶尔也有人发现她是个极讲究穿戴细节的女人，譬如她那些色调含蓄的

名牌职业套装及精致但含而不露的配饰。她的手边正有一堆卷宗，抬眉间双眸闪现着虚弱的疲乏之光，但微微上挑的嘴角使她看起来还算亲和友善。她本就是个中性和蔼之人，是那种擅与人保持距离的和蔼，寡言，耳朵比嘴巴勤勉，喜怒常不形于色，也许是多年磨练而成的HR职业习性。

范经理客气地示意冯大川于对面桌畔的椅子上就坐，那张椅子的靠背几乎已贴近了范经理对面的墙，无一线回旋空隙，与桌子的间距也是小得使人绝望，宛如连锁快餐店或幼儿园食堂里那样袖珍。大川偏是个中等偏胖的敦实身板，侧身嵌腿坐进去自然有些费力，只有抬脚越过椅子扶手，自上而下……就在大川犹豫之际，范经理脸上掠过淡淡的笑影，为免他做出设想中的不雅动作，示意他可以将椅子侧过来面朝门口坐。大川顿时如蒙大赦，依她吩咐坐定下来，却发现必须拗出“向右看齐”的姿势，否则便有悖于同事间的相互尊重，别扭到了极点。可想想总好过真的以几十公分间隔面对面坐着时那令人尴尬的四目对视，尽管此刻他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渴望与眼前这女人拉近同事间的亲密，却还不至于这般深情款款。大川此刻是不会意识到的，眼前这个女人从这一刻起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你是今天第六位，希望像数字这么顺，讲是讲所有人都要谈，今天全谈完，但你也看到了，这是没可能的，5分钟一位，下班我也面瘫了，只能每部每组挑着来，谈到的未必走，没谈到的也未必留，看工作成绩，看态度，有弹性。”范经理的面部表情依然十分经济，绝不愿浪费哪怕一条不必要的神经，她双肘架于零乱的台面上，双腕松弛，十指极随意地于下巴的位置交叉，时而会抽出纤细的手指，优雅地做着可有可无却又似指挥家用以掌控乐曲节拍的手势。这开宗明义式的开场白，顺着高贵的指尖，不假掩饰地从心理优势的上游肆意倾泻而下，为大川的脸上添了些畏缩与慌乱，他额头微汗，心想，这可真是一个冷得不易亲近的和蔼女人。看到冯大川脸上略显错愕的神情，范经理垂下了疲倦的眼睑，淡漠地低视指尖，“话也可以再反过来说，留下的未必是幸运，走的也未必是坏事。”

大川不明白公司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你干脆说此次谈话人人有份，那倒也不失给了人另一种心安。他时常会有这样的感想，小公司的闹腾，根子往往就在于文化里总有那样一些讳莫如深的神秘感，莫名、混沌、零散、不成形，仿佛一个局，只有设法令人难以看得通透，才方便驾驭。譬如古希腊及中国秦以

前夏商周或更早那截远古文明，非借助神的影子而不能尽述，一及神，便一切渊源不必追溯，神总是你无法看透的了，完美的一个句号！当然，这个句号是留给老实人的，心机稍重之人，得到的是一个参禅的时机，善于弄权之人得到的是盘点手中筹码甚而洗牌的空隙……想必范经理这种人，弄权倒不至于，老实人可也数不上，充其量属于参禅并布道的一类，不过是个循规蹈矩的执行官罢了，尤其于这种需要大规模开罪人的节骨眼上，更逃不脱被人当枪使的宿命。

冯大川雾眼斜视，“怎么说？”

“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前脚刚出去的刘学，降薪留用，基本定为7折，够他挣扎一番的，他没得选，公司需要他，不会跟他解聘，这应该不算什么幸运的事。”

“哦——那为什么说走未必是坏事呢？”

“公司违约，自然会有相应补偿——比如你，你是两年半的老员工，你就有得选，要么补偿4个月薪水解聘，要么降薪留用。”想不到范经理如此直截了当地谈到了大川头上，她的目光并未回避，反而放亮眸子直逼大川的双目而去，仿佛答案能够从大川的脸上立等可取。

冯大川再也顾不得事先设定的老成持重型形象，扭转过大半个身来急问：“几折？”

范经理从大川的反应中果然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不过她不露声色，“呵呵，有点儿像促销，可笑！不过大环境所逼，大家都现实些、务实些比较好……你对折。”

冯大川一惊，“为什么？这也太残忍了吧？”他的手开始不听使唤地在扶手上微颤。

“你这算够意思的，排前头的4位那才叫残忍，补偿2个月薪水解聘，行情如此。”范经理不便火上加油，安抚他道：“老板已经照顾你是老员工了，有选择、补偿多，像我们这种软件公司，外面遍地都是，你也不必立即答复，不妨先去了解一下，能做到这样有情有义的公司可真没几家呢……”她顿了一下，像是想到了些必须补充的话，“你主要是平时工作太懒散，特别是最近一年，迟到早退的记录不用我报给你听了吧？听说你在家里养鸽子，只是听说，有业余爱好很好啊，不过影响了工作就不好了，所以无论你将来在哪里高就，处理好这个关系对你至关重要。”

02. 裁员、失业（中）

“那么范经理开头指的‘弹性’体现在哪里？就是这二选一？”此言一脱口大川便懊悔不已，这本是句废话，棱角分明，触及了“神”，且相当于默认了范经理所述“罪状”，但凡开口便是要拉开纠缠的架势叫板神之威严，忙自圆道：“我是说，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在范经理面前大川承认自己很稚嫩。

冯大川情绪上的刃转锋回，范经理尽收眼底，训练有素的职业外壳此刻不允许她显露半点儿动容之色。不过脚下发出的轻微搓响还是隔着台板出卖了她，范经理索性调整了一下坐姿，放下手来，抽身靠在了椅背上，“基本上吧，成绩与表现我说过了，这个没弹性，我还说了态度问题，员工对待谈话的态度，这个有弹性。至于公司的态度，《通知》上是明确的——友好协商。”说完随手从桌上那堆零乱的卷宗里精确地抽出了一份并翻开，那是大川的内部人事档案，里面有每季的考核记录，仿佛那是一份支持她判决的铁证，由于成竹在胸，故不必刻意当面翻阅，只轻蔑嘲讽般摊开，好比只扒掉大川的外套，用以遮羞的内衣裤仍旧给他留了一两件，那似有透视功能一般的目光直逼过来，逼得大川不寒而栗，真的产生了裸奔的错觉。

大川暗想，什么“友好协商”，全是狗屁！难不成员工的谈话态度好一些，就可免受此等摧残了么？想撵你滚蛋，或者变本加厉地盘剥你，态度再好也是枉然。刘学不就是很好的例证么？哈巴狗一样地被招呼进来，几分钟后还不是要忍辱屈就？他倒装得跟没事人似的，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自己若是砍头，他便是凌迟。冯大川见不得范经理（其实应是公司）惺惺作态

的嘴脸，心中暗骂虚伪！恶心！眼神倒不再虚浮退缩，反而慢慢地坚毅起来，最后干脆针尖对麦芒，侧目将那束毒光倒逼回去。

范经理忽如少女般莞尔一笑，像是早已读出了大川的心思，声调低了一个音阶，和风细雨道：“当然，态度不态度的，只是考量的一个方面，公司目前的处境不用我多啰嗦你也晓得，也不单单我们一家陷入困境，外面破产、歇业的公司不都比比皆是么？我们这还算好的了，压缩压缩成本勉强可以撑下去，‘态度’讲的其实就是这一层，公司与员工之间能不能在危机面前换位思考、相互理解的问题，不要把这事看成是淘汰，而要看成企业战略上的收缩防守，壮士断臂总好过抱团求死……”下面的话大川全没听进去，但可隐隐感觉话里的语重心长及推心置腹。他想，公司战略关老子屁事，你一收缩不要紧，把老子给抖搂在口袋外面了。

其实大川也明白，这便是所谓的“角色冲突”了，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相反立场上的观点想要掺杂糅和在一起，烘焙成口感匀和美味的面包来是绝无可能的。范经理再老道、再能干，也不过是个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主，能做的怕也只是令糅合体于视觉上尽可能匀和些。上头能给的、可供她调度支配的工具，只有那个跷跷板似的选择题——得点儿便宜滚蛋或留下来吃亏。无奈就算她本事再大，想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不也得借助背后的“神”及手中的“小辫子”么？至于那所谓“弹性”，恐怕也只是用以试探员工听后会不会从椅子上弹起来及弹多高吧……

冯大川摇摇头，苦笑一声从椅子上立起身来，单手将颈上的领带结扯松，松垮得有些夸张，微向外隆起，然后他解开了衬衫的第一粒纽扣，长嘘了一口气，扭头跟范经理说：“能容我考虑一下吗？”

范经理似乎已从大川的举止中得到了最终答案，安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当然可以，下午下班前吧……麻烦你帮我叫你同组的蔡先生来一趟，出门顺手帮我把门带上。”

又一次和蔼的对视之后，大川反身退出了办公室，范经理收拢眼神的那一刹，大川瞥见了倦怠的胜利。大川心想，估计等她谈到下班，总能保持一场不败的辉煌记录吧，即便是败，八成也只败在了面瘫上。这女人干不成人力总监确实蛮亏的，无奈池小鱼大……

冯大川出门之后，范经理闭目捏了捏鼻梁，偷空小歇，脑子里依然挥不

去冯大川方才愤愤不平的目光。她顺手将大川的材料重新塞回到那一堆杂乱摊放的卷宗里，桌面上显露出一张事先打印好的裁员大名单，其中第一位竟赫然写着范经理的大名——范思彝。

其实这倒并非老板的意思，而是3天前她向老板主动提出来的，腹中原委有三，一方面当然是怨恨老板没有兑现先前的承诺，晋升无望，这一点老板理应心照不宣；二方面是料定此次裁员风波过后，她将一夜变身冤大头，去的自然对她不再构成威胁，降薪留用的便会从此视她为箭靶子，此地难留；三方面则是她从未透露，老板也不知情的原因，她已怀有两个多月身孕。不过在老板面前，第一条她没有摆到桌面上，第二条则做了艺术加工，信誓旦旦地宣言要破釜沉舟，斩断自己的一切后路，助老板这最后的一臂之力，以谢几年来的栽培，当时那悲壮神情，令百计钻营的老板感动得屁滚尿流。当老板得知她怀孕后，只叹了句“人力不可抗拒”，便以半年薪水慷慨相赠，并关照她好生养胎，公司便是她的娘家，大门永远为她敞开……

冯大川悻悻然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一路上无暇顾及同事们装腔作势的失明，只在猫下身前，拿费解的眼神照了刘学一眼。那小子这时已收起了先前那一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欠扁表情，借着隔断的遮挡，像一截猪大肠似的歪歪扭扭地扑在桌上，一脸的“生存还是毁灭”。大川也懒得招呼他，借范经理之言，由得他先挣扎挣扎。坐定后，大川头也没回，气定神闲地用中档音量向全组广播：“小蔡，范经理叫你去。”此时他的心倒安定了下来，笃悠悠地点开了“51job”。

小蔡从大川身边经过时，俯首帖耳，弱弱地问：“什么状况？”

“没什么状况。”大川淡漠无心地应付，转而又觉得风度不够，进而安抚道：“别担心，吉凶未卜，难说一定就是坏结果。”说完就后悔了，多么不可爱的真诚，这跟在人家婚宴上说“你们未必一定离婚”有啥分别。想是被那范经理灭了大半志气在先，眼下正伺机撒娇，开始自废武功了。

小蔡的反应自然是惶恐不安，可恨的是刘学听见他俩的对话后，从隔断上升起了他那挺拔细长的颈，明显呈倒三角的头部轮廓，在日光灯的背光下，愈发像岳飞的沥泉红缨枪，他急迫地问：“大川，你是什么结果？”

“和你一样，坏结果。”冯大川想，范经理敢透露，他就敢搬弄，趁机羞他一羞，反正过了今天无来日，相处也不过只剩几个小时。

刘学果然满脸绯红，背着光都能看清，他有些恼羞成怒却难以发作，等小蔡走开后才说：“我那算不上好结果，可也说不上是坏结果吧？总比某些人体面些，至少不会被裁。”刘学的语气有些放肆，他怎能料到，眼前势落千丈的冯大川几周之后就将成为他的下一任老板。

大川虽不敢肯定他话中的“某些人”指的就是自己，但心中却暗骂，好你个阴险狡诈的范思舞，竟有这般下三滥的手段，亏我还敬了你三分。一气之下不再搭理刘学，可刘学却意犹未尽，“其实吧，这次包括范经理本人也是被裁的，名单我都看到了，她排第一位，你说这事怪不怪？不晓得这次要走多少人呢。”

大川惊愕地抬头望他，“哦？这倒蛮雷人的，裁员都裁到自己头上了，难怪刀下无情可留了。”

刘学没怎么听懂，但也没有追究下去的兴趣，见大川脸上浮现异乎寻常的表情，他的兴致仿佛被激发得更高了一截，干脆两手连同下巴一起搭了起来，把脑袋挂在了隔断之上。大川见状料想他又要开始嚼舌头了，不是内幕小道，那便准是满腹牢骚……

刘学开始大谈“阴谋论”，先是阴谋了公司的此次裁员，想法倒如勾股定理之于埃及三角形，与大川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处，继而又阴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说什么金融危机不过是个弥天骗局，是华尔街那帮杂种把天捅了个不至于塌下来的窟窿，然后山姆大叔推出账单来让全球买单，借美元贬值也好稀释它的天文外债。一谈及外债，刘学开始不住地摇头叹息，可能是在为中国这个大债主鸣不平，国家利益只在此时才与他高度契合成了一团，显得还有那么点儿爱国……否则平日里净是些不问时政的崇洋言论……

尽管大川不屑也没心思与他在这种环境中高谈阔论，但还是想给这个成天只会写代码的呆子些许指点，“朝闻夕死，我劝你去读一读陈经写的《都等着中国买单》，几年前的文章，里面有很强的预见性，中美之间的博弈可没你说的那么简单，曾经还有所谓‘中国鹰派人物’乐观过，中国未来能很轻易制服美国，只要倚仗巨额外汇储备，大规模做空美元，它就有垮掉进而臣服的一天，呵呵，现在回想起来，净是些笑话！”

刘学懵懵懂懂，不置可否，“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们可上了美国鬼子的大当了，害得老子以后不敢轻易拉差头了。”反正他总有话说，而且擅

长做枯燥乏味的总结陈词。

冯大川在公司里磨蹭到下午两点多，再也坐不住了，留下来是绝无可能的，要走就快走吧。他又去了范经理办公室里一趟，这回他故意没有敲门直闯进去，告知她自己去意已决。按照职场江湖上约定俗成的套路，范经理自然是唏嘘不已、感慨良多，礼节性地拉着大川的手表示惋惜，并以小送至门口聊表依依惜别之情。之后大川就开始办理不太复杂的工作交接，并到财务领了补偿金。忙了一圈回到座位上后，人已有些累了，刘学的异型脑袋持之以恒地红杏出墙，大川只对他有气无力地嘀咕了一句：“老子终于失业了！这辈子还真他妈头一遭！”

冯大川坐在位子上沉默不语，心里还惦记着范经理也在名单上那回事，如果刘学所言确凿，那倒真是个值得玩味的黑色幽默，范经理其人也因此而愈加变得令他难以琢磨，她身上戏剧性的交手两面可真是妙趣横生，如同憨态可掬的熊猫有时也具有强大的攻击性。关键还是看信仰什么，那是用以判别万物的标尺，撒旦也曾经是天使，顺从上帝时是大天使，叫卢西弗，背叛乃至反抗上帝后就成了魔鬼撒旦。冯大川显然是更愿意信奉上帝的，尽管他连译版《圣经》也不曾读过。可他却从未意识到，自己经常也会不自觉地扮演“上帝”，比如刚才他就在心里将范思彝裁决成了撒旦，而不是卢西弗。